

「不要假装自己一无所知，
伪装无知才是最大的罪过。」

THE BOY AT THE TOP
OF THE MOUNTAIN

山顶上的 男孩

[爱尔兰] 约翰·伯恩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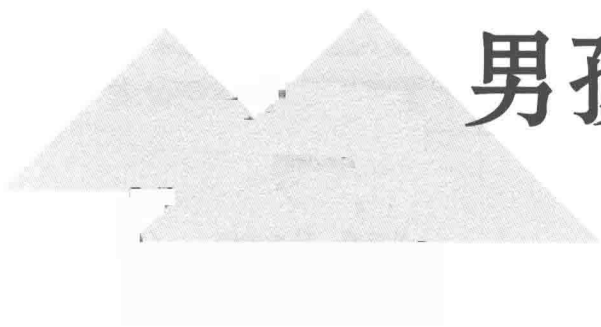
袁琳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E BOY AT THE TOP
OF THE MOUNTAIN

山顶上的 男孩



[爱尔兰] 约翰·伯恩 著
袁琳 译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顶上的男孩 / (爱尔兰) 约翰·伯恩著 ; 袁琳译.

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 2

ISBN 978-7-5502-9046-4

I. ①山… II. ①约… ②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7938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2016-3569

THE BOY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

Copyright©John Boyne, 2015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

2015 China Pioneer Publishing Technology Co., Ltd

山顶上的男孩

作 者: 约翰·伯恩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管文

策划编辑: 海 莲 叶 子

封面设计: 杨祎妹
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34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3印张

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046-4

定价: 39.5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献给我的侄子——马丁和凯文



Contents / 目录

第一部分 ①

手帕上的三点血渍 \002

橱柜里的勋章 \016

一封朋友的来信和一封陌生人的来信 \029

三趟火车之旅 \040

山顶上的房子 \055

多一些德国范儿，少一些法国味儿 \065

噩梦的声音 \081

② 第二部分

棕色包裹 \096

鞋匠、军人和国王 \113

贝格霍夫的欢乐圣诞节 \130

第三部分 ③

特别计划 \152

埃娃的派对 \166

黑暗与光明 \1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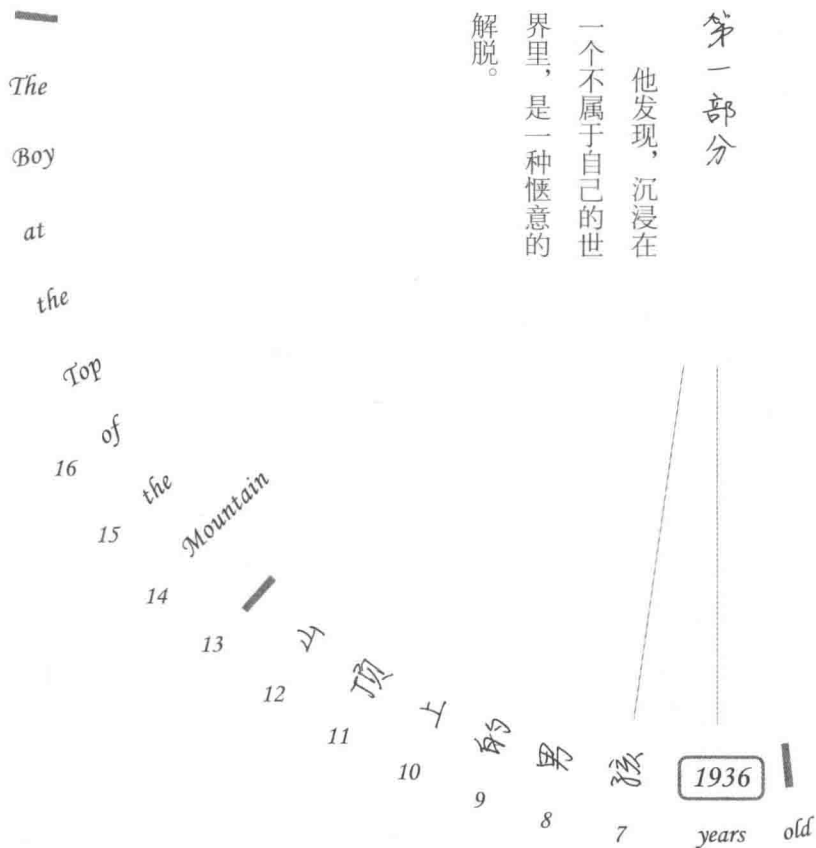
④ 尾声

无家可归的男孩 \192

致谢 \202

第一部分

他发现，沉浸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是一种惬意的解脱。



手帕上的三点血渍 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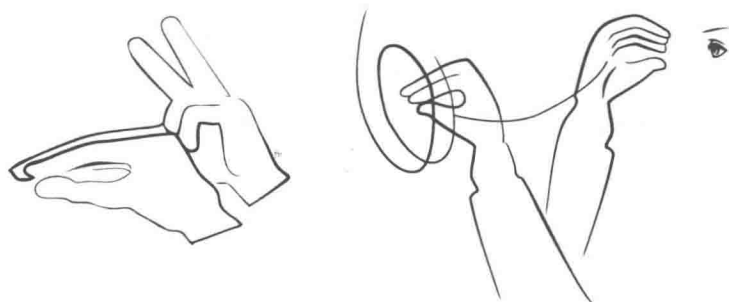
皮埃罗·费舍尔的父亲并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，但他的母亲埃米莉却坚信，就是这场战争夺走了丈夫的生命。

皮埃罗才7岁，在巴黎，像他这样的单亲孩子还有很多。学校里，那个坐在皮埃罗前排的男孩，他已经有4年没见过母亲了，他的母亲和一个百科全书的销售员私奔了；那个住在祖父母烟草店里的浑小子，在学校他总是嘲笑皮埃罗个子小，还管他叫“小皮皮”。烟草店位于皮凯德拉莫特大街，浑小子的房间在二楼。他总是朝楼下的行人扔水球，但事后，他又拒不承认。

皮埃罗的家，在查尔斯弗洛凯大街附近的一套公寓里。楼下住着他最好的朋友安歇尔·布朗斯坦和他的母亲布朗斯坦太太。而安歇尔的父亲，两年前曾试图游过英吉利海峡，却不幸溺亡了。

皮埃罗和安歇尔的年纪相仿，他们的生日只相差几周时间。他们一起长大，亲如兄弟。当一位妈妈小憩时，另一位妈妈就负责照顾这两位宝贝。不过，不同于其他兄弟，他们从不吵架。因为安歇

尔先天失聪，所以兄弟俩很早就能用手语轻松交流。无须张口，只用灵巧的手指就能表达一切。他们甚至还为对方创造出了特别的手势代号。安歇尔比画出狗来代表皮埃罗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这位朋友就像狗一样善良、忠诚。皮埃罗比画出狐狸来代表安歇尔，因为大家都说安歇尔是班上最聪明的男孩。当他们使用这些昵称时，他们的手势是这样的：



大部分时间，他们都待在一起。一起在战神广场上踢足球，一起看书。他们亲密无间，安歇尔只让皮埃罗读他半夜在卧室写的故事。连布朗斯坦太太都不知道，她的儿子想成为一名作家。

“这部分写得不错。^[1]”皮埃罗把一小沓纸递还给安歇尔，然后用手指在空气中比画着说，“我喜欢写马的部分，还有在棺木中发现黄金的部分。但这部分写得不太好。”他将另一叠纸递给安歇

[1] 英文原稿为斜体，表示手语对话、心理活动或特殊强调。为与原稿作者表意一致，译文用楷体表示。——译者注

尔，继续比画着，“不过主要是因为你的字太潦草了，有的地方我没看懂……还有这个，”他一边挥动着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纸——像在游行似的——一边补充道，“这部分写得毫无逻辑。我要是你，就会把它扔进垃圾桶。”

“这只是一次尝试。”安歇尔比画道。他并不介意这样的批评，但有时也会为不太讨朋友喜欢的故事辩护。

“不。”皮埃罗摇了摇头，比画道，“这部分杂乱无序，你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人读到。不然，人们会怀疑你是不是疯了。”

皮埃罗承认，写故事看上去很有意思，但安静地坐下来写字，对于他说来太难了。通常，他会拿把椅子，坐在安歇尔对面，用手比画着自己编的故事，或是描述一些在学校遇到的恶作剧。安歇尔仔细地看，然后替皮埃罗整理成文字。

“所以，这些都是我写的故事？”皮埃罗把安歇尔递给他的成稿读了一遍，然后问道。

“不，这是我写的。”安歇尔摇摇头，“但这是你的故事。”

母亲埃米莉很少提起皮埃罗的父亲，但皮埃罗对父亲的思念却从未停止过。三年前，这个叫威廉·费舍尔的男人还一直和妻儿生活在一起。1933年春天，皮埃罗刚过完4周岁生日。那年夏天，父亲却离开了巴黎。皮埃罗记得父亲个子很高。他曾坐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穿越大街小巷。父亲会模仿马的嘶鸣声，或突然加速，吓得皮埃罗一边大笑、一边惊叫。他教皮埃罗学德语，以此提醒儿子不要忘本。他还尽其所能地教皮埃罗用钢琴弹唱简单的歌曲。皮埃

罗知道，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父亲那样的成就——父亲演奏的民谣常常会让听众们泪流满面，特别是当他用亦柔亦刚的嗓音吟唱过往的憾事时。皮埃罗的音乐才华并不突出，好在他极具语言天赋，天赋弥补了缺憾：他可以自如地切换不同的语言，和父亲说德语，和母亲说法语。他在派对上的拿手好戏就是用德语唱《马赛曲》，然后用法语唱《德意志之歌》。不过，这样的小伎俩有时会惹得宾客们不高兴。

“别再这样做了，皮埃罗。”一天晚上，母亲对他说。某一天晚上，因为他的表演，邻里之间发生了点儿争执。“如果你想炫耀，就去学些别的把戏，杂耍、魔术、倒立。除了用德语唱歌，其他通通都可以。”

“用德语到底怎么了？”皮埃罗问。

“埃米莉，孩子说得没错。”父亲躺在角落的沙发上说。他已经喝了一晚上红酒。酒能让他从困扰已久的烦恼中解脱。“用德语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威廉，你还想怎样？”她面对他，双手叉着腰。

“我还想怎样？难道要我一直容忍你的那些朋友侮辱我的国家吗？”

“他们没有侮辱你的国家。”她回答，“只是，这场战争的伤疤实在是太难抹去了。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战乱中失去至亲至爱的人来说。”

“但他们从不介意来我家做客，吃我家的东西，喝我家的红酒。”等母亲回到厨房，父亲才把皮埃罗叫到身边，他用手抱着他的

腰。“总有一天我们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”他直视着面前这个男孩说，“如果我们行动了，别忘了你的立场。即便你生在法国，长在巴黎，但你仍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。就和我一样。你必须牢记，皮埃罗。”

父亲有时会在半夜醒来。他的尖叫声回荡在公寓漆黑、空荡的走廊上。皮埃罗的小狗——达达尼昂，会被吓得从篮子里跳起，飞快地钻进主人的被窝里，在被单下瑟瑟发抖。男孩向上拉了拉被单，盖住自己的下巴。透过那面薄墙，他听见母亲在低声安抚着父亲，对他说现在在家呢，一切安好，有家人相伴。刚刚的一切，不过是噩梦罢了。

“不，那不是梦。”他曾听见父亲这样回答道。父亲的声音颤抖着，夹带着一丝痛苦。“那是我的记忆。这比噩梦更糟糕。”

夜里，皮埃罗会醒来上厕所。有时，他会发现父亲坐在餐桌前，脑袋瘫软，趴在木质桌子上，好像对着身旁的空酒瓶在自言自语。无论几点了，男孩都会光着脚跑下楼，将空酒瓶扔到庭院的垃圾桶里。这样，第二天早上，母亲就不会察觉到了。通常，当他回去时，父亲已经起身了，不知怎么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。

第二天，对于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，父子俩都绝口不提。

有一次，皮埃罗正准备执行这项深夜任务，却在湿漉的楼梯上滑倒了。他没有摔伤，手里握着的空酒瓶却摔碎了。当他站起时，一片玻璃扎进了他的左脚掌里。他咬着牙把玻璃碎片拔了出来。那瞬间，一大股血从伤口里涌了出来。当他一瘸一拐地回到公寓去寻找绷带，父亲清醒了。他知道自己必须为此负责。他给伤口消毒、包扎，然后让男孩坐下，并为自己醉酒的事情道歉。他擦了擦眼泪，

告诉皮埃罗自己很爱他，并且保证自己再也不会做任何可能伤害儿子的事了。

“爸爸，我也爱你。”皮埃罗说，“不过我最爱的，是那个把我背在肩上、假装自己是一匹马的爸爸。但我不喜欢那个坐在沙发上、不和妈妈说话的爸爸。”

“我也不喜欢。”父亲静静地说，“但有时我无法驱散笼罩在心头的阴霾，所以我才会喝酒。酒能帮我忘掉烦恼。”

“忘掉什么烦恼？”

“战争。那些我所见的，”他闭上眼，仿佛耳语一般，“还有我所做的事。”

皮埃罗咽了咽口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

父亲朝他微微笑了笑，带着哀伤。“不管我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我的祖国。”他说，“你能理解的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皮埃罗说。虽然他并不太懂父亲的言外之意，但这听起来十分英勇。“我也要成为一名士兵，如果这能让你感到骄傲。”

父亲看着儿子，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：“只要你确定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就好。”

此后的几周，父亲说戒酒就戒酒了，但很快又故态复萌了。当父亲口中的“阴霾”再次来袭，他又开始酗酒了。

父亲在附近一家餐馆当服务生，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，下午6点还去一次，因为餐馆还有晚餐服务。有一次，父亲

怒气冲冲地回了家。他说，今天有个“若弗尔爸爸”来餐馆吃午饭，就坐在他服务的区域，但他拒绝为这个人服务。老板亚伯拉罕斯先生就说：如果不为这个人服务，就马上回家，别再回来。

“若弗尔爸爸是谁？”皮埃罗问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

“他是那场战争中的一位大将军。”妈妈一边说，一边从篮子里抱起一堆衣服，放在她身旁的熨衣板上。“他是我们的英雄。”

“是‘你们’的英雄。”爸爸说。

“别忘了，你娶了一个法国女人。”妈妈转过头来，满脸怒容。

“因为我爱她。”爸爸道，“皮埃罗，我有没有和你说过第一次见到你妈妈的故事？那是大战结束后的几年。一次午休，我按照约定去看妹妹碧翠丝。我到了她工作的百货商场，看到她正在和一位新来的服务生说话。那是个害羞的女孩，刚工作不到一周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就立刻确定，这就是我想娶的女孩。”

皮埃罗笑了，他喜欢父亲说这样的故事。

“我张了张嘴，但说不出任何话来。我的大脑好像休眠了一样。我只能呆站在那儿，静静地注视着她。”

“你爸爸今天怪怪的。”回忆起往事，母亲也笑了。

“碧翠丝只好把我推醒。”爸爸一边嘲笑着自己当年的愚笨，一边说道。

“要不是碧翠丝，我一定不会答应和你约会的。”母亲补充说，“她劝我试试，还说你只是看起来傻。”

“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碧翠丝姑妈？”皮埃罗问。这些年来，他会偶尔听到碧翠丝姑妈的名字，但从来没见过她。她从未登门拜

访，也从未给家里写过信。

这时，父亲脸上的笑容散去了。

“因为我们不去见她。”他严肃地说。

“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别问了，皮埃罗。”他说。

“听爸爸的话，别再问了，皮埃罗。”母亲重复道。她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。“那就是我们之所以躲在这间屋子的原因。我们把我们所爱之人推开，我们对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，还有，我们拒绝了所有人的帮助。”

就这样，原本一场愉快的对话不了了之。

“他像猪一样能吃。”几分钟后，父亲开口说。他蹲下身来，注视着皮埃罗，双手握拳。“我是说那个霞飞爸爸。他自顾自地啃着玉米棒时，就像一只老鼠。”

父亲开始日复一日地抱怨工资太低，抱怨亚伯拉罕斯夫妇总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差遣他，还抱怨巴黎人给的小费越来越少。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钱。”他抱怨道，“他们都太吝啬了。尤其是那些犹太人，给的小费最少，却又总是来吃饭，说什么亚伯拉罕斯夫人做的鱼冻饼和土豆饼是全西欧最好吃的。”

“安歇尔就是犹太人。”皮埃罗静静地说。他经常看到安歇尔和他的母亲一起去教堂。

“安歇尔是好人。”爸爸低声说，“每一筐好苹果里都有一个烂苹果，反之亦然——”

“我们没钱，”母亲打断他，“是因为你把钱都花在了喝酒上。还有，你不应该这么说我们的邻居。还记得——”

“你以为这是我买的？”父亲问。他捡起一瓶酒，把标签转向她——这是餐厅的招牌酒。“你妈妈有时真是太天真了。”他用德语对皮埃罗补充了一句。

尽管如此，皮埃罗还是很喜欢和父亲相处的时光。父亲每个月都会带他去一次杜伊勒里公园。道路两旁有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，父亲总能说出它们的名字，并解释它们的季节变化。父亲告诉他，自己的父母都是狂热的园艺家。他们热爱和土地有关的一切。“但毫无疑问，他们到最后一无所有。”他补充说，“他们的农场被人夺走了，所有的劳动成果都被毁了。他们从此一蹶不振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父亲会在街边小摊上买两份冰激凌。当皮埃罗手里的那份掉到地上时，他会把自己的那份给儿子。

每当家里发生争吵时，皮埃罗就会努力回想这些往事。然而几周后，在家里的前门廊爆发了一次争吵。有一些邻居讨论起了政治——不过，这次不是那群反对皮埃罗用德语唱《马赛曲》的邻居。他们激烈地讨论着，声音越来越大。一些旧账被翻了出来。邻居们离开后，皮埃罗的父母却陷入了激烈的争吵。

“如果你再这样喝下去，”母亲哭喊道，“酒精会让你说出更糟糕的话！你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让人失望吗？”

“我只是想借酒消愁罢了！”父亲大吼道，“对于我见到的事，你一无所知，当然也不会理解那些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感受！”

“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”母亲边说，边走近父亲。她挽

起男人的手，说道：“威廉，我知道这些事情让你很痛苦，但也也许是因为你从来不肯理智地谈论它们。如果你愿意和我分享这些痛苦，说不定……”

埃米莉没能把话说完，因为威廉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（他打了母亲）。父亲第一次这样做，是在几个月前，虽然事后，他发誓绝不再犯，但他屡次违背诺言。埃米莉十分沮丧，但她总能找到理由原谅丈夫的行为，当她发现儿子在卧室里目睹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后大哭起来，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“你不能怪他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但他伤害了你。”皮埃罗说，他抬起头，泪眼汪汪地看着母亲。趴在床上的达达尼昂看了一眼皮埃罗，又看了一眼母亲。它跳下床，用鼻子在皮埃罗的身边蹭了蹭。每当皮埃罗心情不好时，这只小狗总是能马上察觉到。

“他生病了。”埃米莉用手抚着脸说，“我们爱的人生病了，我们应该帮助他，让他尽快好起来。但前提是他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……但如果他不愿意……”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，“皮埃罗，我们搬走好不好？”

“我们三个人吗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，只有你和我。”

“那爸爸怎么办？”

母亲叹了口气。皮埃罗看到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只知道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”

皮埃罗最后一次见父亲，是在五月一个温煦的清晨。那时，他

刚过完4岁生日。厨房里到处都是被扔得乱七八糟的空酒瓶。父亲一边用手捶着头，一边大喊着“他们在那儿！他们全都在那儿！他们来找我复仇了！”之类的话。皮埃罗不知道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父亲从碗柜里拿出盘子、杯子和碗，将它们摔了个粉碎。母亲用双臂拦住他，并恳求他，试图让他冷静下来。但他扇了她一耳光，嘴里喊着些不堪入耳的话。皮埃罗捂着耳朵，和达达尼昂一起跑进了房间，藏在了衣柜里。皮埃罗全身颤抖，强忍着泪水，因为他知道达达尼昂不想看到他有一点儿不开心。小狗呜咽着、蜷缩着躲进了男孩的怀里。

皮埃罗在衣柜里躲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一切归于平静。当他从衣柜里出来时，父亲已经不见了。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。她的脸上有些瘀青，还有些血迹。达达尼昂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低下头舔着她的耳朵，试图叫醒她。

皮埃罗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他鼓起所有勇气跑到楼下安歇尔家。他说不出任何话，只是一直指着楼梯。布朗斯坦太太透过天花板已经听见了楼上的动静，但她不敢妄加干涉。皮埃罗一来，她立马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了楼。

皮埃罗和安歇尔面面相觑。一个说不出，一个听不见。皮埃罗发现身后有一沓纸。他走过去，坐下来，开始阅读安歇尔的新作品。他发现，沉浸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是一种惬意的解脱。

接下来的几周，父亲杳无音信。皮埃罗既渴望、又害怕父亲回家。直到一天早晨，父亲的死讯传来。据说，他扑倒在一趟从慕尼